

家乡的小路

□ 蒋波

家乡的小路，蜿蜒曲折，它承载着太多美好的记忆，和我对家乡的思念。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当看到一条小路，我总想走进它，感受它，那种感觉很美妙，就像又一次回到了故土，又一次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

家乡的小路，是一条条幸福的小路。

春天里，家乡的小路是松软的，冰雪融化后的土地，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卸下被束缚了一冬的棉衣，瞬间展开了手脚的我，去田野里撒欢，挖野菜，捉蝴蝶，嬉笑着，打闹着，歌唱着。

夏天里，家乡的小路是泥泞的，又是最好玩的，也是记忆中最深刻的。一场雨下过，又一场雨来到，我跟着父母在地里干农活，天气说变就变，一片乌云，一阵电闪雷鸣后，就是一阵暴雨落下，来不及躲闪，就成了落汤鸡了。

我一脚一滑地跑在回家的路上，肩上扛着锄头，手里拿着湿透的沾满泥水的挂不住脚的鞋子，父母跟在后面，不断提醒着，别光说话，别光打闹，好好走路，不要摔跤，变成一个落汤鸡不要紧，要是摔了一身泥巴，呵呵！那就惨不忍睹了。

秋天里，家乡的小路是坎坷不平的，是夏天走过的脚印，马车撵过的痕迹，沟沟壑壑，坚硬又很搁脚，不好走也要走过啊！它一头是我避风挡雨的家园，一头是我赖以生存的土地。

蓝天下，看着成熟后的粮食，白花花的棉花，在付出和收获面前，我们心中都洋溢着无与伦比的喜悦，在往返于这些坎坷的小路上，不畏艰辛，让颗粒尽快归仓。

冬天里，家乡的小路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在经历车辆的辗轧后，路平整光滑了，它呈现在冰雪覆盖的大地上。在炊烟袅袅的小村庄，很多平坦光亮的小路，就在脚下延伸。

家乡的小路，是一个美好的梦境，它充满了禅意，又多么像我的人生啊！从春天松软的路走到夏天泥泞的路上，从秋天坎坷的路再走到冬天平坦光滑的路上。

生活中，一时的不愉快，不顺心，不如意，或是经历的挫折、困苦，都是该走的路，不抱怨，不埋怨，也不气馁。当走过泥泞，走过坎坷，前面必定就是一条平坦光明的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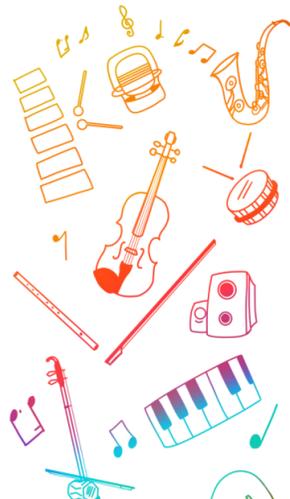
再一次见到雷爷爷时，他正躺在一张简陋的床上。阳光透过窗户，停驻在他的眉间，周围的皱纹便格外清晰。他的双手搭在被子上，不时地颤动，仿佛一片枯叶，显得摇摇欲坠。

很多年前，雷爷爷是院子里有名的“音乐家”，每逢下午时分，便一个人坐在后院的长椅上开演奏会。有时拉二胡、有时唱民歌，甚至手风琴、小提琴这些西洋乐器，他总是信手拈来。偶尔父母下班路过院后，也忍不住驻足听上一番，回家还不停地念叨：“雷爷爷真是厉害。”

和雷爷爷结缘，得益于外公“牵线搭桥”。他们是中学同学，也是同一个厂里的哥们儿。雷爷爷打小爱音乐，想要就此深耕，可父母却坚决反对，说什么吃饱饭了，再去想有的没的。无奈，他只得走上家里人安排的道路，白天默默工作，晚上抽空练琴。

小时候，外公常常带我拜访这位老友，雷爷爷也很热情，一个劲儿地留我们吃饭。待时机成熟，外公便提出让雷爷爷教我音乐。我就这样成了他唯一的徒弟。

每逢周末，我便捎上几个水果，前去跟雷爷爷学艺。他的家里有很多乐器，我便挨个儿捣鼓一番。可惜对我而言，钢琴太大，二胡太难，小提琴总是奏不出旋律，让雷爷爷



黄昏下的琴声

□ 黄俊淮

听了直摇头。他无奈苦笑到：“你就从简单的手风琴开始吧。”

我学的第一首曲子叫做《瑶族舞曲》。歌曲不长，雷爷爷带我手把手练。久而久之，我能够独立演奏，可他却说欠缺味道。不是节奏笨重，就是没有感情。雷爷爷会绘声

绘色地向我讲述乐曲背后的故事，作者的经历、时代的背景，叫我反复体会。这一来二去，我练习了整整半年，才让雷爷爷勉强点了点头。

往后几年，他总是笑呵呵地见我，却一如既往地严厉。每当我的演奏在雷爷爷面前过了关，心里便说不出地高兴。再后来，我随父母搬家，很少再见到雷爷爷。听说他病了，听说他拿不动琴了。每每回到老家，我提着水果前去拜访，雷爷爷却并不像以往健谈。他的眼里多了一些忧郁，像对时光的某种不甘，某种无奈。

此时的他，正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我们的聊天早已是“鸡同鸭讲”，可仅仅陪在他身边，就已足够让人满足。那架手风琴仍在房间里站着，像是在记录一段执着而又精彩的过去。

“雷爷爷，我再拉一次手风琴给你听听吧。”

我站起身来，有些俏皮地向他说道。他双眼一瞪，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扬了扬嘴，随后默默地闭上了眼睛。

那支《瑶族舞曲》我早已忘得干净，只是凭借记忆，奏出些杂乱的音符。雷爷爷默默地摆了摆手，眼角却泛起了泪花。

琴声路过黄昏，掠过岁月，落在了他的过去，我的将来。

秋意盈怀

□ 耿庆鲁

秋日的清晨，空气清新，带着丝丝的凉意，让人感觉到一份舒适的惬意。你看那秋水之上，太阳冉冉升起，天上一个太阳，水中一个红桔子，写意了秋水的意境。

秋日的田野上，那些成熟的庄稼，挥洒生命的颜色，描绘成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高粱红，撑一把美丽的红伞；稻谷黄，荡漾一片金黄的波浪；高大的玉米咧着嘴偷笑，碧绿的棉田里，浮起洁白的云朵。

看远山的风景，层林尽染，枫叶红，银杏黄，满眼都是斑斓的风景。山脚之下，秋菊烂漫，那一片金黄，醉了赏秋的眼。

走进秋天，盈怀的秋意让人心情舒畅，更加热爱秋天的美好。秋水闪亮，倒映着蓝天白云，河边烂漫的秋菊，渲染秋水美丽的风光。更有芦苇芊芊，芦花袅袅，丰富了秋水的梦，浪漫了秋水的情怀。

仰望长空，是一种深邃的蓝，宛如宁静的湖水，漂浮着白云朵朵。你仔细看，蓝天有着幽远的意境，和一种看不透的神秘感。悠悠间，一行南飞的大雁，落下声声雁鸣，成了天空的主角。

深秋时节，适宜登高望秋。看江山如画的柔情，听秋风奏响秋日的歌谣。秋意盈怀，让人有一种惬意的心情，而我在浓浓的秋意里，涌起乡愁的思念。



一沓家书

□ 包日暮

曾在书上看到一篇名为“家书抵万金”的散文，写得情意浓浓，余味悠长，看完我不由联想到我伯伯的书信。

初中时的一个周末，我在家里翻找东西时，无意中看到一沓书信。黄色的信封蒙灰已久，我拂去灰尘，小心翼翼地信封里抽出已泛黄的信纸，字迹清晰可见，落款时间为二十多年前。这沓书信约有二十封，比我的年龄都大——都是伯伯写给爷爷奶奶的“家书”。

至今，我仍记得其中一封信的内容。“娘，我在这里打工一切都好，您老无须挂念我。我在厂里面认识了个姑娘，也是老家那边的，我和她处对象了，她叫家慧，是个善良、懂事的姑娘。等过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看您，如果您和爹没意见，我们就结婚。”

我一口气看完了这沓书信，信里面的内容基本都是伯伯闯荡社会时写给爷爷奶奶的，频度约为每月一封，伯伯定时告知爷爷奶奶他在外面的情况。伯伯的信，没有华丽的辞章，有的只是家常的问候，有的只是单纯地报平安、诉乡情。字里行间，透出一个个懂事又孝顺、自强又自律的离乡游子形象。

初看时，只觉得是一个身处异乡的游子惦念着家里的父母亲，生怕他们为自己担心，时常主动写信告知自己的情况，那些信只有伯伯写给爷爷奶奶的，并没有爷爷奶奶回信给伯伯的。当我再次回想起那些信件，心中不禁涌起一阵酸楚——伯伯一个人在外打拼，他心里记挂的，永远是亲人和故乡。

伯伯与奶奶见的最后一面，是我大一暑假回老家时，我和奶奶在伯伯承建工程的工地上一起吃的晚饭。伯伯一大早就特地吩咐工地做饭的阿姨另外买点菜，下午早早地安排好工作就回来做饭，我和奶奶在旁边打下手。不大一会，伯伯就做好了一大桌子菜，都是奶奶平日里爱吃的。

“娘，儿子近段时间忙，一直没空回家看望您老人家，您没怪儿子吧？”一边说一边往奶奶的碗里夹菜。

“傻孩子，娘怎么会怪你呢，你忙自己的事业，娘高兴还来不及呢，有空了就陪娘吃饭、聊天，娘就已经很开心了。”奶奶吃着伯伯给她夹的菜温和又宽容地说。

吃过晚饭，伯伯送我和奶奶到车站坐车回广州。分别时，伯伯握着奶奶的手说：“儿子有空了就去弟弟家看望您老人家”，奶奶抚摸着伯伯的脸轻声说道：“娘知道你孝顺，赶紧回去吧，路上慢点开车”。看着眼前这母子孝顺的一幕，我心里是满满的亲情。虽然奶奶年轻时过得很艰苦，但到了老年，儿女孝顺，孙辈承欢膝下，也算是苦尽甘来。这不正是大多数人一生的追求吗？

此后，奶奶一直与我们一家生活在广州。因工作繁忙，伯伯除了偶尔有时间与奶奶视频外，一直未有空到广州看望奶奶。未曾想，那次老家一别，竟成永诀。

奶奶四年前寿终正寝于乡下老家，而伯伯六年前因心脏病病逝于老家县城医院。奶奶生前一直不知道伯伯先她而去的消息，只是很奇怪一贯孝顺的大儿子怎么再不给她打电话了。

透过那一沓泛黄的家书，我依稀看到了伯伯与奶奶那份深沉而真挚的母子情。那份情，穿越时光的薄雾，漫漶在我心中。

一沓家书，又如何是“万金”能抵的？

霜降

薄雾轻绕如纱帐
霜白悄然覆草莽
去年的稻穗已入仓
秸秆枯黄，静默中蕴藏

枫叶凋零，红于二月花旁
枝头余叶，在风中铮铮
我立于这清晨晨光
聆听（或许是感受）
天地间细微的霜之歌唱

土壤与空气中沉睡的力量
在霜降之日缓缓苏醒，蓄势待发
虽无雷声电闪的张扬
却有万物静默中的顽强抵抗

我忆起夏日最后的蝉鸣
以及秋风中落叶的轻盈飘零
那些与阳光共舞的日子
如今化作了霜下的沉静与坚定

星辰不再闪烁于夜空
而是隐匿于寒霜的凝重
但每一片被霜覆盖的叶子
都蕴含着春天的梦与希望

霜降来临，如黑夜笼罩大地
却也预示着新生的契机
那些看似沉寂的生命
正以另一种形式，悄然孕育着奇迹

（高低）

秦直道怀古

密林秋色映苍穹，子午岭上叶正红。
碧落霞天传古韵，大秦直道显丰功。
蒙恬功业今犹在，扶苏悲情水流东。
调令关头钟灵秀，昭君行迹月明中。

（李维君）

山野悄无声（散文诗）

霜落山野，仿佛岁月花白了头发。
那在山坡上割草的父亲。他头顶上的白霜来意袭人。

河水静静地流过村庄，默默丈量时光的距离。
一茎芦荻从春站到了秋，瘦成母亲嶙峋的风骨。

清寒的月光下，谁在窗前用亲情揉搓皸裂的双手？
一夜的思绪凝结在草尖，只等心中的那轮温情来消融。

雁羽飞过苍凉，将思念的天空打扫干净。
寥廓的天地间，一双眼要将秋日望穿。

霜落无声，村庄用炊烟写意家的温馨。
月光一夜洗净道路，只为一双游子的脚步。
晨辉里，谁的泪，打湿飘摇的乡愁？

芦荻把秋水望穿，白了相思。柳在风中瘦了身骨，仍在守候一叶归舟。
最后一声雁鸣里，有多少眺望朝向故土？

含苞的乡情，都在篱旁的菊丛悄悄绽放了。
站到高处，岁月，要在秋的尾声里点燃一树枫红。
让我们忽略，随之而来的寒冬。

大雁的鸣叫突然嘶哑，湖畔的芦荻一夜间白头。
清凉的泪水滑过秋天的草尖，大地以苍茫的情怀承接岁月的感恩。

月色如水，清洗曾经的欲望与激情。
谁的爱恋在风中，像落叶一般飘零？

村庄沉默，乡愁微寒。那千年的守望依然坚守在枝头。
山岗上的一棵枫树，等待时光的霜染。

一场寒风，将吹干游子心头的思念。
最后一滴泪，要在阳光里深锁整个秋天。（方华）

故乡的银杏

我从来没有如此深情地去凝视一棵树，
银杏，在故乡的土地上，
金黄仿佛天边的晚霞，肆意渲染。

一棵寻常的树，
最自然的模样不过走向繁茂，
银杏却在走着，
甚至人类难以抵达的深邃。

它毫不掩饰地以成簇成簇扇子的方式舞动，
仿佛出自画家的笔触。

我思念而见的银杏，
被一棵一棵地排列开来，
成列成林成风景，
成就了普通植物的优雅与大气。

故乡的风依在，
以及温暖的阳光，
和生长的宁静。

它像个练武的孩子，
站如松，坐如钟，
用人类最质朴的姿态回报着大地。

它完完全全地诠释了一棵树的挺拔伟岸，
我随手捡起一片，
在阳光照耀下，
看到了熠熠生辉的光芒，
一股古朴扑面而来。

我想，世间的书签若都做成这种模样，
会增添多少诗意，
会唤醒多少回忆。

（诸纪红）



老家院子里，有一台手扶拖拉机。那是一台老式的手扶拖拉机，当年也是我们村第一台拖拉机。拖拉机见证了父亲此生的高光时刻，也是我们一家人荣耀的象征。别看它现在在西墙根的棚子里瑟缩着，灰头土脸，锈迹斑驳的样子，当年它可是村民们口口相传的——“马家买拖拉机啦！”

父亲听到这些话，美得整天哼着小曲。别人家还在用小拉车的时候，我家的拖拉机已经“突突突”田野里跑了。那台拖拉机是摇把的，父亲每每拿起摇把，都要喜滋滋地在手里掂几下，仿佛一位跃跃欲试的将军即将上战场。他蹲下身，摇动摇把。那时父亲力气真大啊，摇动摇把时特别轻松，只三五下，拖拉机就发动起来了，冒着黑烟，浓浓的

柴油味儿也出来了。拖拉机发动起来，如一头雄狮，等待被驯服。父亲开拖拉机属于无师自通，没过多久，他已经能把拖拉机开得得心应手。他一边开，一边哼着当年的流行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觉得驾驭拖拉机，就像在大海上航行的舵手一样豪迈，能够掌控一切。

父亲开着拖拉机运种子，运粮食，忙得不亦乐乎。他很快就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人，谁家田里有重活儿，就会提上一点自家果树上产的核桃、大枣、苹果之类的，来我家请父亲帮忙。无论谁来请父亲，他必定要答应。父亲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没有势利之心，对村里所有人都一样尊重。母亲有时难免抱怨：“耗着自家的柴油，帮别人干活，你也忒傻了吧？”父亲笑呵呵地说：

“傻人有傻福！只要我天天开着拖拉机跑，福气就会天天跟着我！”

父亲靠着手扶拖拉机，为自己赢得了好的口碑。那些年，我们没有靠拖拉机发财，但拖拉机带给大家的快乐却是钱买不到的。父亲被人重视和尊重，母亲也因此有好人缘，我们姐妹也受到了同伴们最友好的待遇。村里人的思想感情很简单很质朴，就是一种投桃报李的情怀。

那台老拖拉机随着父亲跑呀跑，直到它跑不动了。后来有了新式拖拉机，再后来有了电动三轮车，拖拉机就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可这些年，父亲仍在院子里给它留了一个位置。我知道，在父亲心中，它的位置更加无法取代。

拖拉机老了，轮胎处的锈迹冰封了曾经的无限活力，斑驳的漆痕述说着时代的变迁。和拖拉机一起老去的，还有人。我的父亲也老了，他的脸上皱纹纵横，腰身也弯了。他经常长时间地静坐在老屋的檐下，不发一言，甚至连表情都能长时间保持不变。

对父亲来说，这台拖拉机就像老伙伴一样。鲜衣怒马的时代，它是最华丽的装点；衰朽老迈的岁月，它是最沉默深情的陪伴者。它最懂得人世间的欢喜与哀愁，最懂得生命里的幸福和惆怅。它沉默却不虚无，它安静却不苍白。

父亲悠长而温和的目光，仿佛一双温柔的手，一遍遍摩挲着这台老迈的拖拉机。人与物俱老，物与人形合一。人老了就会更加念旧、怀旧，因为旧的事物里面，有一个人一生的故事。而这个人的生命，就是由这些故事组成的。

父亲的手扶拖拉机

□ 马亚伟